

楚雄当代作家文选

名 角

黄晓萍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楚族当代作家王燕

名角

王燕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角/黄晓萍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9

(楚雄当代作家文选/李俊, 马荣春主编)

ISBN 7-5367-3591-X

I. 名... II. 黄...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8432 号

书 名	名 角 MING JUE
责任编辑	马 耘
封面设计	王 毅 凡翠平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楚雄师范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总 印 张	45.5
总 字 数	1140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000 (套)
总 定 价	108.00 元 (全四册)
书 号	ISBN 7-5367-3591-X/I·744

写在《楚雄当代作家文选》出版之时

——代序

马荣春

这套《楚雄当代作家文选》，收有芮增瑞、黄晓萍两位作家各一卷两部，共4部作品。对它的出版发行，我和芮、黄两位的其他朋友们，在兴奋喜悦之余，还怀着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

芮增瑞同志是楚雄彝州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从1980年1月初州首届文代会把他选为州文联副主席，州委决定把他调入州文联主持常务工作开始，他就全身心扑在了全州文艺事业上。他热爱党的文艺事业，有较高的文艺素养，视野开阔，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深知，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没有反映自己社会历史文化的代表性作品，没有繁荣的文艺事业，是适应不了形势发展需要、跟不上时代步伐，腰杆是直不起来的。他和先后调入文联的田良耕、杨继中、熊望平、黄晓萍等同志一起，形成一个认识相通、志趣相投的战斗集体，从当时全州文艺基础十分薄

弱、文学创作几近空白的实际出发，提出要用“挖老板田”、“开生荒”的精神，辛勤实践，艰苦创业，舍得花时间，舍得花力气，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发现和培养文艺人才，特别是彝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人才，建设一支多民族的文艺创作队伍上面。他们在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多次组织民间采风活动，让专业和业余作者们对民族民间文艺蕴藏的巨大价值和丰富性加深认识，找准自己的立足点和努力方向；他们坚持一年办一次文艺创作讲习班、一次政稿班，针对不同层次作者的实际需要，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和业务素质；他们想办法争取名额、筹措经费，把优秀的“苗子”推荐到上一级文艺组织深造，让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作者到大学去读书；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先后邀请了艾芜、玛拉沁夫、李乔、冯牧、汪曾祺、严辰、苏策、彭荆风、晓雪、周良沛、王松、高缨等全国和省内著名作家来楚雄与本地作者见面、讲学、座谈或个别交流辅导，帮助本地作者不断开阔眼界，认识当前文艺形势，汲取文艺创作经验，提高文艺素养。州文联办的刊物《金沙江文艺》坚持“三个为主”的办刊方针，即以发表本地区作者作品为主，以提倡写本地区题材为主，以面向本地读者发行为主，把刊物办成本地区文艺创作人才成长的“摇篮”；他们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不去与外地刊物比高下，不迎合社会上某些低俗要求追求发行量，以做一名优秀刊物编辑为荣。把认真处理来稿作为联系作者的重要途径，邀约面谈，认真复信，给作者以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那个时候的编辑部，确实成了“文艺工作者之家”，以作者的甘苦为甘苦，以作者的忧乐为忧乐。正如增瑞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描述的那样，“当沉闷的编辑部收到一部好的作品时，空气立即活跃起来，由衷地击节称赞，奔走相告，争相传阅，一个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而增瑞自己则“每遇会心之作，仍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增瑞同志从当副主席（常务）到当主席，主持州文联工作11年，同时，担任《金沙江文艺》主编十余年，就是这样全力以赴、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那个时期涌现和成长起来的作家和作者们，谁的记忆里没有铭刻着增瑞同志的名字，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几乎都流淌着增瑞同志的心血！经过编辑部的艰苦耕耘，又经过后来一届接一届文联领导班子的努力，楚雄州文艺战线的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一支从人数规模到创作实力上可与省内各兄弟地州相比的作家队伍已经形成，其中少数民族（尤其是彝族）作家占着相当的比重；本州各民族作家的作品，在全省和全国文学类出版物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文艺事业出现了令人高兴的繁荣局面。

增瑞同志这样潜心于编辑工作和文联的组织领导工作，为彝族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竭尽心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以牺牲他自己的创作为代价换来的。

其实，增瑞同志的专业基础和兴趣爱好，并不在编辑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方面，而是文艺创作方面。如果给他以这方面的时空条件，以他那样深厚的文学修养，那么丰富的人生阅历，那种刻苦勤奋的精神，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位成果丰硕、省内外知名度更高的作家。

增瑞是南诏国发祥地巍山县人，1928年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父亲是文人，祖母算得上一位口头文学家，满腹民歌谚语和故事传说，慈祥活泼，爱讲爱说，对孙儿特别钟爱。增瑞在这样的家庭里受过熏陶，自幼便显露出少见的文学上的天赋，嗜书如命，崇敬文人，性格内向，爱好遐想。中学阶段，遇上西南联大高才生舒璐当他们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舒璐人品好，思想进步，学识渊博，不论课堂内外，都能把中国古典

诗词和经典散文讲演得令人如痴如醉。增瑞在舒老师的影响下，从这时候起，就追求进步，热爱祖国传统文学，向老师学诗填词，学习写小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增瑞在读大学期间和随后刚刚走上教书岗位之时，就开始写习作向《云南大艺》、《西南文艺》等报刊投稿。一篇小说《怕进城的李大爹》参加“抗美援朝征文竞赛”获奖。散文《谢光老师》被前辈作家邵子南在西南文协执委扩大会的报告中，点名表扬，说这是那个时期“《西南文艺》发表的较好作品之一”。增瑞因作品生活气息浓厚，笔调清新朴实，喜用云南方言写作，加上他为人谦逊诚实，勤奋好学，引起了当时著名作家刘澎德、李乔、殷白、普梅夫等的青睐。有种种迹象显示出，他们已把这位热爱文艺、土生土长的文学青年列为重点关怀扶持对象。更为难得的是，增瑞并非丢弃本职工作一心从事写作。他在学校里是我的一位好老师，教书育人，尽心尽力，曾被评选为云南省先进工作者，至今他教过的学生，年逾古稀，对他仍然十分崇敬。正当增瑞同志的写作和工作顺利发展之时，却因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他的一篇发自内心、善意诚恳的发言，被极“左”思想歪曲上纲，安了罪名，划成右派。增瑞追求进步、为人善良忠厚，是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有深刻印象的。他被划成右派，令许多人惊愕痛惜和疑惑不解。舒瑞老师听到后痛哭了一场。彝族老作家李乔为此留下了一块二十年难以化解的心病。划成右派后，经过三年劳教，摘了“帽子”，安排在楚雄县良种场当了十七年的“酿酒师傅”。整整20年没有摸过笔，所谓“文艺创作”成了隔世之梦。1978年调回楚雄二中当教师，1979年党组织落实政策，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才到二中时，为了适应阔别太久、已感生疏的课堂教学，他要求从初中一年级教起，教学中重新从头开始，聚精会神，勤学苦练。等到教学工

作操练得顺当一些，他的工作受到楚雄县教育主管部门重视的时候，他就被调到州文联来了。

州委决定调他的时候，楚雄县委和二中都舍不得放人，马上给他任命了副校长职务，表示“我们已加以重用，不必调动了”。州委常委讨论时，州委书记余活力同志非常坚决，说：“他的专长是文艺，文艺工作更需要他，就是提成校长也要调！”我那时担任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亲身参与了这些过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增瑞同志加深了印象。他到文联工作后，我们之间接触比较多，在文艺工作上总是思想相通、配合默契。他的很多优秀品格，如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文艺理论孜孜不倦地学习；工作上有强烈的负责精神和奋斗精神；治学严谨，并在任何情况下不会稍有改变；待人谦虚诚恳、言而有信；一切以事业为重，常常在学术上、创作上无私帮助别人；勇于接受不同意见，勇于承担责任；对文学青年怀有不同寻常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政治原则上清醒、坚定；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能审时度势，又不盲目追赶时尚，等等。常常使我从内心里感到满意和钦佩。我在工作上为他提供各种支持的同时，也在诚心诚意地向他学习。我也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在文艺问题上经常向他请教，也得到过他很多热情帮助，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增瑞同志不仅是我的一位同事，而且成了我敬如师长、兄长又亲如手足的挚友。

对增瑞的了解越深入，越对他在文艺创作上先是被耽误，后来又因服从大局主动放弃，一直未能遂愿感到惋惜和不安。一个有文艺创作基础和爱好的人，他的创作欲望、创作激情，他的文艺才华，已经成为他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不是身外之物，说抛弃就抛弃得了的，也不是用什么可以替代得了的。尤其是想到他到文联工作这一段，还有我的干预的因素在里面，

文联的事务占去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他的写作几乎停顿，我就更感到不安。当然，从党的工作的角度说，我们俩都无可指责，增瑞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但作为朋友，从个人感情上说，对他人生的这种欠缺，我总觉得好像欠了增瑞什么一样，心里总是难以平静。

增瑞同志 1990 年退休。退休以后，虽然仍一直被聘为州文联名誉主席、《金沙江文艺》主编和顾问，还需要参加文联的某些活动，又阶段性地先后被邀参加编撰《彝族文学史》、高乔映研究、全州旧志校注汇编等工程，花去了一些精力。但无论如何，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总是多得多了。1993 年，在朋友们的怂恿和帮助下，出版了作品集《艺海拾梦》。收入了上世纪 50 年代初写的几篇小说，各个时期的几篇散文，在文联和编辑部任职期间，为培养民族作者需要而形成的几篇有关研究民族文学问题的文章及一些作品评论等，算是对之前的文学创作作了一个总结。之后这十多年时间里，在应付各种社会杂务之余，增瑞由兴之所至，对感到有价值的若干地方史、民族史问题进行研究，写成了一批学术论文，已发表和来发表的加在一起，已有十几万字。而在时间宽松、居所宁静的花晨月夕，增瑞往往思绪纷纷，心潮迭涌，怀人怀事，忆境生情，写下了一批散文、随笔，如《缅怀舒璐老师》、《深切怀念舒璐先生》、《在记忆的深处》、《书的故事》、《和作家们相处的日子》、《重读〈槐下集〉怀张毓吉同志》等等。感情真挚、意象生动、文字畅美，读后令人难以忘怀。已发表和来发表的初步搜集一下，也有二三十篇，好几十万字。还有就是一批为数不少的序言、读后感这类短文，多半是应准各出书的年轻作者要求而写的。增瑞做事向来认真，对有关年轻人学养上的事特别赤诚。无论什么人请他，他总是要把全部作品读完，经过仔

细分析研究，对作品的创作思想、独到之处、成败得失，得出中肯的评价，然后写入序言，力求对作者的进步成长有所鼓励、有所助益。这些序言和读后感，实际上都是一篇篇精彩的书评或文论。这方面的作品也有好几万字。把现有这几部分汇编一下，不算正在收集的其他作品，如编辑手记、审稿感言、文艺通讯等，就足够出两本文集。增瑞年逾古稀，近十多年来先后得了痛风、腰椎间盘突出、低血糖等慢性病，腰腿经常痛得行走不得、寝食难安。他的好多作品，就是在这些疼痛的煎熬中，凭着顽强意志力奋斗出来的。多么不容易啊！

基于前面说到的那种负疚的心情，我和一些朋友对增瑞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情况非常关注。从2003年10月他75岁生日刚过，我就开始为他出文集或至少出版现有的两部文稿而奔走活动，实际是要争取到一笔经费资助（增瑞夫妇都是长期病号、子女下岗、生活清苦，自己是无钱出书的）。其他几位朋友也在为此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几乎都是在礼貌的回应之后便杳如黄鹤。两年多“等待”过去了，毫无结果。

就在我和一些朋友正在为此感到惆怅和不安时，半路“杀”出来个黄晓萍。

黄晓萍，是一位被“支边”浪潮卷到楚雄来的重庆妹子。十六七岁从大城市来到哀牢山，在白依河的深山老林里伐过木、煮过饭、教过书，又在交警部门管过公路交通。1980年调入州文联时，她还只是一位初学写作的文学爱好者。只是她“爱好”得特别真切、执著、痴迷，有一种永不放弃的信念，对自己这份“爱好”又勇于做自我推荐，因此，凭着不高的学历和资历进入文联。在文联参与刊物编辑工作，边干边学。与增瑞同志既是同事，又是实际上的师生关系。晓萍对编辑工作应当说是忠于职守的。只是由于生活的磨炼，她比自己的老师

多了一点“叛逆”精神，在工作做到“交得了差，令老板无话可说”的情况下，能够“偷”得大把大把的时间搞自己的创作。还争取到了一次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去西北大学中文系完成学业的机会。她出生在一个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家庭，经受了一些她那个年龄的人不应该经历的苦难。自幼艰难生活铸就了她的顽强奋斗精神，她又有很好的天赋才华，文学创作上很有发展潜力。她笃信“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的真理，又有山林生活中养成的一点江湖脾气，喜欢到处游山观水，结识生人，寻奇问故；想去哪里，拔起脚来就走，独来独往，无所畏惧。所以年纪不大，但人生阅历却很丰富。脑子里积累了似乎总也倾诉不完的人物形象和生活故事。她身上还潜藏着一种“永不言败”的坚忍品质和一种艺术家们称之为“爆发力”的东西（到关键时刻能超常发挥）。所以，她的创作进步很快。她虽然也没有逃过创作初期遭遇无数次退稿的打击，但她的第一篇散文是发表在文学界权威刊物《人民文学》上的。1989年出版第一部散文集《山狗吠月》，在社会上，尤其是散文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从此走上了既披荆斩棘（总是弄得伤痕累累），又势不可挡（总是能不断开拓出新境界）的极富个性色彩的创作道路，成了一位令人瞩目的才女。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出版了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共16部作品，有的还入选《中学生必读》、《大学朗诵精华》；她的履历及作品，被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国现当代散文百家》、《二十世纪中国女子美文选》等书目；1991年至今，散文年年入选全国散文排行榜或排行榜年鉴和提名；海外华文报刊时有评价。散文进入了三十余种选本；作品在省、州以至奋级获奖五十余次；她的长篇小说《绝代》，曾被改编为京剧《凤氏彝兰》，演出后

获国家级大奖“文华奖”。她1998年和2002年连续两届被选为州文联副主席。1998年和2006年连续两届被选为省作协副主席。2001年被授予云南省“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2006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云南文学艺术贡献奖”。

晓萍无疑是增瑞同志的得意门生之一。可是他们师生关系在最初几年并不很融洽。晓萍年轻，又是“川辣子”性格，为人处事和写作方面肯定会有许多不够成熟的地方。而这些，又往往被社会上一些对女作者持天然不信任态度的习惯势力所不容，不时出现一些求全责备，认为“黄晓萍不适合在文联工作”的议论，给她的老师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老师在顶住压力尽力保护她的同时，对她的某些弱点缺点常常给予非常严厉的批评。老师的批评，有时弄得黄晓萍受不了，尽量采取低调做人做事，怕见老师，尽量回避容易惹老师生气的话题。甚至产生误解：“老师是不是对我有成见？”心里感到委屈得不得了。她那时还认识不到，老师之所以采取那样的态度，是由于对学生的期望值很高，想对年轻人的成长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另外，她也连不完全了解，老师这样对她要求严一些，对保护她也是非常必要的。增瑞这些良苦用心，我是清楚的。就在晓萍找我倾诉“感到受不了”的那些时候，增瑞和我闲聊中，不止一次流露过这样的看法：“黄晓萍很有灵气，很可能是我们州最有希望成才的作家之一。”随着年龄的增加和人的逐渐成熟，晓萍对老师的苦心终于理解了，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她认定了增瑞老师是她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之一。她对老师更加尊敬，对老师的生活和疾病很关心，对老师的作品也很关心。

晓萍目前正被卷入了她的长篇小说《绝代》改编拍摄电影的一项大工程之中（同题材电视剧也在筹拍中）。市场经济的

运作，黄晓萍被投拍资金、合作意向忙得焦头烂额。去年11月有一天，她向我谈了电影筹拍进展情况后，突然对我说：“我有个打算，等这个电影拍完了，手头可能会有点钱，想给芮老师出套文集。”我听了心里热血上涌，马上表示赞成。不过，我说了一个建议：出文集很费事，当务之急是把他已完成的两部文稿先出出来。她说：“也好，就这么办！”这件事当时我心里很兴奋，但事后一想，电影筹拍目前正处于困难阶段，发展是否顺利，结果是赔是赚，现在尚难预料，于是心又悬起来。

今年2月，晓萍第二次遇见我。她说：“出书的事，年底以前一定搞，不管电影拍不拍得完！”

第三次遇见我，她说：“出书的事，我已下定决心，等这边松一点就很快着手，不管电影是赔是赚。芮老师的书不出，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她又谨慎地告诉我：“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芮老师，等我慢慢跟他解释。”

我早就听人说过，晓萍处理某些事很有点侠义情怀。给芮老师出书这件事，当然主要是出于师生情谊，但也可看出其中确有侠义精神的一面。

到了今年5月，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州委宣传部李俊部长、李怡副部长做出指示，由部里和文产办共同协调，拨出给芮增瑞同志出一本书的经费3万元。晓萍知道后，非常高兴，说有了这笔经费做铺垫，出书的事可以提前展开运作。她跑里跑外，昆明楚雄，几次找了芮老师，找了部里和文产办同志，找了出版社，找了相关的印刷厂，经过多方磋商，反复酝酿，终于把这套“文选”推敲定型。承诺：不够的经费，结算时自己包干支付。于是，“文选”正式进入了出版社出版印刷流程。

“文选”稿本敲定后，增瑞和晓萍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我

写篇序言。写序于我是件难事，但他们两位的嘱托我不能拒绝。对他们两位出书的事我也有些话想说一说。于是，就把我认识他们的经过和这套书出版的由来，写成了以上文字，早已不像一篇序言了，仅仅倾吐一下内心的情愫。至于“文选”书稿内容，我想，用不着我在这里介绍了。无论增瑞还是晓萍，他们在省内、更不用说州内，都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们的人品、作品，都有很多的崇拜者，阳春由雪、下里巴人，大家自会欣赏评说的。

2006年6月

目 录

- 1 名 角
- 44 河 街
- 62 泸溪呀泸溪
- 79 连环扣
- 108 被迫接受
- 127 火 葬
- 147 深深的小巷
- 162 碧云天
- 178 泡沫凉鞋闯关记
- 198 山 魂
- 210 红山茶
- 220 耿耿秋夜
- 231 妹 妹
- 236 烦躁的夜
- 253 迷 津
- 263 金沙江畔的姑娘

274 古老的彝家寨

288 走河谷

295 春雨潇潇

305 姨 妈

314 角 逐

328 界 河

343 外 婆

353 祖 坟

名 角

洪紫玉那天的打扮毫无艺术可言，甚至有点不协调。琵琶襟衫儿大肥裤，质地棉布但年代不详，一头乌黑厚发打两根辫子摆在胸前，看上去比村姑大一些比农妇小一些。城里人找不出第二个这种装束的女人，显得俗里俗气。她高挑的个儿训练有素，身段跳出穿戴就俗里透俏，白白的双手玉指修长，无意间造型兰花有些做作，虽然她并不想做作。兰指点到团长，团长立即退却三步，他不怕那手指，是受不了随手指张合的眼睛。盈盈清池淹死人不偿命，她还笑哩。团长心虚，不知她今后还笑不笑得起来。莫凤池点燃两支烟，递了一支给团长，云雾中莫凤池说没事，有戏上你甩她到什么地方都不妨事。团长说那样就好，就怕她后悔。“下嫁”地方剧团，是洪紫玉自己作的主，她又自己在笑，笑得松散。

走进住地，洪紫玉不笑了。兰指还是翘着，指向恍惚，她又走进一种舞台，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台上和台下，常混为一体，这辈子恐怕只她混着，她无论如何是分不清的。

女墙把文化大院与居民区分成两种格调，雅与俗绝不越墙。墙外是些鸽子楼，拱背驼腰鸡零狗碎。绕墙而去，巷子很深。市民闻鸡起舞做出糕点生上火炉，吆吆喝喝经营半个城的早点，人声与脚步声均快快活活。鸽子笼间，一座孤楼摇摇欲坠，早年是个乡绅的宅子，风雨飘摇，倒也残存过时光景。檐裙有三国人物、汉唐旧事，镂空的彩绘随着房身歪歪地站着文